

中国民间故事集成

河南淇县卷

下卷

淇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



一院子麦

从前，有个人可穷，穷的家里啥都没有，成天去给地主扛长工。有一天，他正犁地哩，一下从地里犁出个破瓦盆，他觉得扔了怪可惜，自己家穷的啥都没有，这不是个东西儿！他就把那个破瓦盆拿家了。

这一天，他穷的实在揭不开锅了，连一粒米也没有了，他只好去地主家借，他连个盛米的东西也没有，就端着从地里犁出的破瓦盆到地主家借了一升米，谁着回来以后，盆里的米咋也吃不完，一直吃一直有，他心里些高兴，着自己犁出个宝盆；他就装了两布袋米，去地主家把以前的欠债都还了，还对地主说今后不当长工了，不给地主做活了。地主一听，呀，前半还穷的来借米哩，咋后半就剩米了，肯定是偷的，地主就对他说：“你好大胆，竟敢光天化日偷米，走，咱见官去。”他知道他没偷米呀，他心里不怕，见官就见官，他和地主一块往城里县衙去了。

县官一听，地主说的有理，前半借了一升米，后半还了兩布袋，这一升和兩布袋隔多少，肯定是偷的无疑。他一瞧这架势头，不往外讲要吃亏了，就把他咋在地里犁地，咋犁出个破瓦盆，咋拿着它去借米，咋知道了一直吃不完，统统一五一十讲了一遍，讲的县官、地主大眼瞪小眼了；县官说：“你歪吹的跟四合头院那对，得拿来瞧瞧。”说县就派了俩衙役，到乡里把那个破瓦盆拿来了；谁着一试，就是哩，往里放啥，都能拿出恁得些啥，真是个宝盆。县官一瞧，眼珠转开了，胡乱扭了个弯，说此案明格再审，今格不审了。

退了堂，县官就赶紧把那破瓦盆拿到家，对家里人说了，都要瞧瞧、试试，这县官有个七老八十的爹，一听说也非要瞧瞧，他来到瓦盆跟前，

一下爬上了，县官赶紧拉，拉起一个，盆上还有一个，拉起一个，盆上还有一个，一直拉了一院子，到处都在哼唧着，县官说：“您谁是俺爹？”这个也说是，那个也说是，盆上的也说是，人爹爹多，你挤我扛，把瓦盆挤打了，县官把最后一个爹拉起来，瞧这一院子爹，他发愁了。

第夜个，又升堂，县官把那个穷人赶走了，清知道他就没多大油水，回过头来对地主说：“你诬告好人，人家不是偷你的米，你偏说是，你是认罚还是认打。”地主一听吓了，赶紧说“认罚”。县官就把那一院子爹，批给地主一半，让地主去养活。

讲述者：郭老愚，男九十一岁，汉，淇县阁南村人。

搜集整理：于德伦，男，三十岁，汉，淇县文化馆工作人员。

记录时间：一九八七年五月。

流传地区：淇县。

怒大胆和屈死鬼

从前，有个人，啥都不怕，人们都叫他怒大胆。有一天夜里，怒大胆从城里听戏往家走，走到新庄桥上，听到桥下有哭声。他走桥下，瞧见一个妇女穿一身白衣裳，披头散发的坐在地上哭。怒大胆说：“黑更半夜哩，咋还不回家，坐在这里哭啥哩？”那妇女说：“你走你哩路吧，不管俺哩闲事。”怒大胆说：“我就好管个闲事，我把你送回去。”那妇女说：“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可要吓你啦！”妇女说着，从地爬起来。怒大胆一瞧：呀，妇女满脸血道，眼泡往外鼓，舌头伸到胸口，还一直往下滴血，手一伸，象个簸箕——原来是个鬼。怒大胆说：“你长哩还怪好看哩！”那鬼一听他不害怕，就往他跟前趋搭，怒大胆说：“来吧，你敢挨我，我就敢搂住你。”那鬼一听，也不敢往前走了，对怒大胆说了实话：“我是个屈死鬼呀，死了三年了，今天就该我转生人，来夺我的李庄李哈哈家的新媳妇哩，你走你哩的路吧，别管俺的闲事。”

怒大胆就往家走了，走了不远，猛然想起屈死鬼说的李哈哈媳妇，那不是俺外甥媳妇吗。想到这儿，也不顾往家走了，拐过头儿赶紧往李庄跑，他怕屈死鬼走到他头里，也不顺路走了，从地里斜摸溜岔地跑。不大会儿，就来到了李庄。

怒大胆一开门，外甥小俩口赶紧穿起衣裳，开了门把怒大胆让进屋。外甥说：“黑更半夜，咋来有啥急事？”怒大胆支支吾吾不敢说，怕外甥听了害怕，就编了个谎话，说：“在家跟您妈生气了，来这暂时坐坐。”怒大胆想等到天明再偷偷把这信儿告诉外甥，就坐在屋里也不走，一面吸烟，一面东扯葫芦西扯乱乱嚷开了。外甥连忙叫媳妇给做饭，话

产还没整，就听见“啪”一声，外甥媳妇把个舀水碗打碎了，；没停多大会儿，外甥媳妇又把和面盆摔毁了，面也撒了一地，外甥埋怨媳妇没材料，怒大胆从中一直劝，光怕出事，外甥媳妇也不说话，又赶紧换了个盆和面，给舅包饺子。饺子煮熟了，端着了一碗还端到桌喂，不知被啥拌了一跌，锅在桌上，碗也打了，饺子滚哩满屋都是，外甥再也忍不住了，他觉得媳妇是给他要难看，上面用脚踢了媳妇一脚。怒大胆急忙上前拦住外甥，把外甥媳妇拉起来，用好话劝慰她。

外甥媳妇眼里含着泪，回到自己屋，越想越觉的凄惨，越想越觉哩自己无能，一连办些没材料事，咋还有脸见人哩，不如死了倒干净。越想越，越觉着活哩没意思，越觉哩死了痛快，越觉他找了一条绳，给梁上一拴，上吊了。

怒大胆正跟外甥没话说话哩，猛然想起外甥媳妇进屋好大一会没露面，身上顿时咕沙一声出了冷汗，跑到外甥屋一看；外甥媳妇直挺挺站在半空吊着。怒大胆赶紧把外甥媳妇卸下来，一摸手脚，还有热气儿，对着门外大骂开了：“屈死鬼，你是个啥东西，欺负到我亲门上来了，你办的这种缺德事，阎王爷饶不了你，叫你三更转生不了人，今儿个你要走了倒还罢，要不走，敢把你哩皮扒下来！”怒大胆劈上一面墙，一面到门外找那个屈死鬼，一眼瞧着它在房脊上爬着哩，顺手拈起一张纸，对着屈死鬼可捻开了。外甥光见舅公使的呼呼呼噜，也看不见纸碰着谁，那屈死鬼和怒大胆在院里打了半夜，眼瞧着天快明了，急忙张开血盆大口，一直象怒大胆吹气。院里象乱起了大风，到处都是叮叮当当，从刮起的地方，吹得怒大胆眼都睁不开。怒大胆说：“今儿个你要不走，我非烧死你不可！”他嘴里含口酒，手里拿个火柴，把鞋倒过来一穿，走到屈死鬼跟前，酒一喷，火一点，哧哧拉拉一股人肉味，只见一溜明星飞跑了。

天明以后，恁大胆才把夜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外甥和外甥媳妇说了。外甥媳妇象害了一场病，躺在床上，浑身都发瘫了。

讲述者：张树标，男，农民，汉，已故。

搜集整理：张贺斌，男，三十三岁，汉，淇县文化馆工作人员。

整理时间：一九八七年三月。

流传地区：淇县河口一带。

掏鹰窝的故事

在朝歌城西三十里地，有一架山叫崖头山，山的一边是险似刀切的悬崖峭壁。在这里，慢说人上不去，就连那蚂蚁也得拄拐棍儿。也就在那峭壁的当腰，有一个山洞，洞里有个老鹰窝。

在崖头山下不远，有一个小村庄，村庄因崖头山而得名叫崖头庄。崖头庄上有个老财主，心狠手辣，贪得无厌，穷人对他恨之入骨。

这天，老财主又来本村光棍赵大胆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大胆呀，我看你付我的债也还不起，就给你免掉算了。”赵大胆心里想，这个老财主的老虎，今天怎么上佛桌，装起善人了？一定又要耍啥手段儿哩！还真，老财主转了一回，看看赵大胆接着又说下去：“不过嘛，我有一件小事要你帮我办。听说老鹰出的气凝结成的霜能治百病，只要你掏得老鹰霜，除你清了债，还会有你的好处。”赵大胆为了还债，就下一条心，要掏老鹰窝。

赵大胆和老财主从另一个侧面上崖头山，在山洞的上方拴牢绳，单等老鹰出窝之机好下去掏鹰霜。说来也巧，没一袋烟的工夫，老鹰就飞出去了。

赵大胆真是名符其实，靠这鬼都发愁的峭壁悬崖，他都不在乎。你看他不慌不忙，抓住大绳，身轻如燕，“吃溜”一声就滑到山洞口，两只腿一弓，用力一弹石壁，就象打秋千一样荡进了山洞。赵大胆进山洞一看，洞里怪石嶙峋，千姿百态，甚是好看。这要不是在平日赵大胆非要细看一番不可，可现在他那有闲心看这些。他拿着口袋，四下寻找鹰窝，忽见鹰窝后，果真在鹰窝上边的石壁上发现了一层白白的好老鹰霜。赵大胆忙把鹰霜刮下装好口袋，拴在绳上，摆荡大绳，老财主行

到信号，就把口袋拉了上去。他解开口袋一看，果真是一口袋鹰霜，他如获珍宝一样，那里还管赵大胆的死活。紧紧抱上鹰霜，头也不回的进村走了。

再说赵大胆在山洞里等到日头过午，还不见老财主把绳放下来，他斤定上了老财主的当，把他丢下不管了。在这喊天天不应，入地地无门的荒山野岭，那能找到一条生路呢！赵大胆正无可奈何的坐在洞口苦苦思索，忽听得一阵狂风骤然刮起，赵大胆一看，原来是老鹰回窝来了，“哎呀”一声不好，急忙将身藏到石叉子后边。老鹰滑翔了一阵，接着就扑楞楞钻进了山洞。就在老鹰伸展双腿将落地时，赵大胆急中生智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个箭步窜上去，抓住了老鹰的双爪。老鹰突然受惊，拖着赵大胆扑楞楞就往外飞，这一飞可不要紧，赵大胆还未来得及松手就把他带到空中去了。赵大胆这时那里还敢再松手，他紧闭双眼，只听耳旁呼呼风声，真如腾云驾雾。老鹰虽说平时刁鸡拖羊不费吹灰之力，但现在毕竟是一百多斤重的人，一会两翅就无力了，慢慢地就坠落到山坡上。赵大胆睁眼一看，急忙松手。他就这样死里得生了。

赵大胆死里脱生，暗暗下决心要找老财主报这图财害命之仇。

定更时辰，赵大胆回到了崖头庄，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大伙，大伙儿听了都非常气愤。接着赵大胆把想好惩治老财主的办法如此这般的告诉给大伙，大伙拍手称妙，都愿帮他出出这口冤气。

六月天气，活象孩子脸一样变化无常。刚才还是繁星点点，明月当空，一瞬间却又是风起云湧，电闪雷鸣。赵大胆心里暗暗高兴：真乃天随人意，助我成功啊！

深夜午时，大伙围住了财主的四合头大院，赵大胆不声不响的上了房顶。先是一阵哈哈怪笑，笑毕，似人非人，似鬼非鬼的吼道：“狗财

主——，你听着，你今天犯了天规，五皇大帝令我东海龙王擒汝来了！”话声未落，天空就是一道闪电，咔嚓一声雷响，四合头院外墙上也响起了扑通扑通的撞击声。这是大伙在扮“天兵天将”哩。

财主正在和老婆看糜霜，听到东海龙王来抓他俩，财主老婆吓得扔了灯就往财主怀里钻，也不知脚下踩着了啥，“啪”地一声栽倒在地上，头上撞了大窟窿，疼得她嗷嗷叫，老财主平时就是个信神奉鬼的家伙，早已吓破了胆，扑通一声跪到地上磕起响头，嘴里也听不清祷告些什么，“东海龙王你可千万别……天兵天……”赵大胆听见屋里鬼哭狼嚎，又怒吼道：“狗财主，你听着，你欺压百姓的事我都知道，要想保全狗命，须速速交出仙霜，全部交出金银做祭品，方可免汝一死。”

老财主和他老婆正磕头等死，忽听上界又开了不死之恩，磕头更没捣蒜。突然又是一声霹雳，震醒了老财主，他再也不敢迟延片刻，忙拉起他老婆，开箱倒柜，连滚带爬地把糜霜和全部金银财宝战兢兢地送到门外献上，又磕了三个响头，屁滚尿流地滚到屋里去了。

讲述者：王爱国，男，四十三岁，汉，淇县北阳乡人。

搜集整理：李树长，男，三十五岁，汉，淇县宣传部新闻科科长。

记录时间：一九八六年五月。

流传地区：北阳乡一带。

“漏”的故事

从前，在一座深山背后住着这么一对老人：老头出外打猎，老婆在家做饭、洗衣，还喂了一群鸡，养了一个驴、一头猪。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

一天晚上，天阴得黑牙牙的伸手不见五指，一个贼和一只老虎，一前一后摸进老人家。那贼子先爬到老人窗前的大树上，老虎却站在窗下不远的鸡窝旁。他（它）们一个个伸长脖子，等着这两个老人早点睡觉。谁知，老婆子躺下后很久很久没有入睡，还一个劲地哀声叹气，老头听得不耐烦了，说：“深更半夜不睡觉，怕什么？”老婆子说：“我心里早着毛了。难道你不怕漏吗？”老头子不吭声了，大概真的也害怕了，树上的贼和地上的虎把老婆子的话听得清清楚楚。贼子想：家家户户都防贼，老婆子一张嘴就怕“漏”，这“漏”可能比我厉害吧！老虎想：老老少少一提起我，个个胆战心惊。可这老婆子一开口就怕“漏”。这“漏”可能比我这威震山岗的兽中王更凶猛吧！这一贼一虎越想越害怕，生怕自己被“漏”拿住。俗语说：“贼不偷空”。好不容易摸来了，多少要拿点走。老虎这时候也摸到鸡窝门，刚要张嘴捉鸡，只听树上“咯吱咯吱”的响了一阵，小偷由于害怕，一只鞋掉了下来，正好打在老虎头上，老虎吃惊地抱头一看：啊？树上有个怪物一浑身白毛毛，蹲在两棵树上，象要飞下来，这还得了，一定是漏来了。老虎连爬带滚，跑出了老人的家。原来，这怪物就是那贼，他用白衣蒙住头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由于听了老婆子的话心里害怕，一脚刚落在另一棵树上，弄得树枝乱响，再看下面，一个黑乎乎怪物，发着绿光，正向上望着。那贼也不敢动，两手拉着两棵

树，不停地看着下面，直到看不见有啥动静了，才重新爬到树上，藏了起来。

却说那老虎，它跑啊、跑啊，碰巧遇上猴子在树上玩耍，老虎大老远就叫道：“猴老弟呀，咱这里从今后又多了一害。”说着，就把老婆子家发生的事说了一遍，猴子听完，不在意地说：“老虎大哥，你可是森林里有名的兽中王哇，怎能怕它？这样吧，我用一条绳一头系在你的腰上，一头系在我脖子里，咱俩一块去那老婆子家，先捉‘漏’后捆猪。如果咱斗不过‘漏’，我一声令下‘跑’，你可要快点动身，免得丢了小命。好吧。”它们商量妥当，就重新向老婆子家去了。

到了老婆子家，猴子按着老虎的指点，“忽忽”两下就爬上了那棵树的树腰上了。那树上的贼正想下去动手，忽然看见下面来了个又长又黑的东西，正从树下爬了上来，吓得他“扑”一声，摔个跟头，给小猴浇了个顺头流，随后，他就“虫虫溜溜”地绕到另一棵树上，偷跑了。这当儿，小猴正爬得起劲，忽听得一声怪响，直觉得头上又热又臭，还“扑扑”直往下落，吓得个小猴一个劲地想恶心，连眼都睁不开了。猴子觉得“大事不好，得下命令了”，一个“跑”字未出口，老虎已经拖着猴子跑开了，它两见岸跳岸，见沟跳沟，不大功夫就到了它们的老家。老虎先解开自己腰上的绳，正要去解猴弟脖子上的绳，却吓呆了。原来，小猴身上的毛被拖光了，腿也拖掉了一只，老虎想：哎呀，这“漏”可真厉害呀！从此，老虎再也没敢进老婆子的家了。可能有人会问，那“漏”是个啥东西？告诉你们——原来那老婆子讲的“漏”是怕下雨房“漏”。

讲述者：岳金智，男，六十七岁，汉，淇县黄洞乡人。

搜集整理：李艳丽，女，十五岁，汉，学生。

记录时间：一九八七年三月。流传地区：高村乡一带。

金金爷爷

从前有弟兄俩，爹娘都死了，哥哥养活小弟弟，分家做买卖，哥哥把家的好东西都估了，就给弟弟留了一件破夜夹，一顶破草帽和一把破锄头。弟弟没法，只好扛着锄头去山上开荒，饿了就去回家那半碗饭吃。有一天，他正在山上开荒，一不不心从山坡上滑下来，恰好从一块块小葵花地滚过去，滚了一身葵花，又从一个一个洞子洞子上滑下去。山下有小猴子来做山洞，猴子们看见以后，都一块洞子，把他从天上滑下来的金金爷爷。就对他带到洞里，给他好的东西吃，洞里有小金猪，一只金猪叫他用，慢慢就熟了，他发现洞里洞门都是金猪做的。有一回他带着金碗金猪趁猴子们都睡熟偷偷的往洞里了。回到家把金猪金猪吃了很多东西，过起了好时光。

他哥见他富了，就问原因，他却含笑的把经过给哥说了。他哥哥如发大财，就跑到他滚的那个地方往下滚，滚到猴洞口，一帮猴子就把他围住，装进笼里煮熟吃了。

讲述者：秦智宏，男，五十八岁，汉，淇县桥盟乡人。

搜集整理：郭知雄，男，二十七岁，汉，淇县桥盟乡文化站专干。

记录时间：一九八七年六月。

流传地区：桥盟乡一带。

龙三姐拜寿

从前，有两个小孩正在河边割草，忽然发现一条蛇，他俩正想把蛇弄死；这时从路旁过来一个老人，叫小孩把蛇给了他，两个小孩不给，老人没法，就用钱买了这条蛇。后来老人把蛇慢慢放在河里，蛇顺水走了。原来这条蛇是龙王爷。老人有十个儿子，最小的一个还没有媳妇，龙王爷为了报答他，就把自己的三闺女给了老人的十儿子。这天是老人的八十大寿，十个儿子拜过寿，十个媳妇走进门，九个媳妇跪地下拜，小儿媳妇不动身。大哥叫她上前拜一拜，小儿媳妇说：“不是不上前拜一拜，一拜就把咱爹拜掉魂，不信咱上前辩真假。”小儿媳妇上前拜了一拜，老人就不知人事了。大哥埋怨小儿媳妇说：“你是那星妖魔鬼，今天拜死咱父亲。”“不是对你夸海口，叫他三叫就还魂。”龙三姐慢慢走上前，口称公爹老大人，莫走阴路归阳路，再回咱家度几春。”老人游游当当又还魂。老人对小儿媳妇说：“一百把钥匙交与你，你当咱的当家人。”第二天龙三姐要回东海岸娘家，日头出来还没走，日头不落又回家门。娘家有个摇钱树，拿到婆家摇金银，要打三天不扫地，铜钱都落三尺深；娘家有个聚宝盆，拿到婆家聚金银；娘家有个五金锁，拿到婆家锁楼门；娘家有个金毛狮子，银毛犬，带到婆家把门楼。金锁引得金鸡唱，狮犬逗乐凤凰吟。

讲述者：高雷然，男，八十岁，汉，淇县东街人。

搜集整理：冯华，女，二十五岁，汉，淇县城关镇文化站专干。

记录时间：一九八六年三月。

流传地区：淇县。

小伙计与高粱

从前，有一家大户，对待伙计不教。他家还顾个小伙计，小伙计为人老实，手脚勤快，也不会说个话，见天早早儿都起来了，打水、扫地、铡柴，见啥干啥，掌柜哩也最待见他。

转眼到秋天了，有一天，掌柜对小伙计说：“今儿个空里人都去，大块地种地了，咱北门外还有一块高粱地哩，你去锄吧。”小伙计二话没说，扛锄就去了。

晌午小伙计回来了，对掌柜说：“掌柜我也没锄过地，这一回锄地哩也不知咋弄，你去瞧瞧吧！”掌柜说：“啥啥啥。”他领着小伙计到地一瞧，一块高粱地垦成了五棵高粱——歪棵一棵，四角四棵，小伙计问：“掌柜哩，你瞧高粱还锄不锄了？”掌柜心里急慌慌，说：“还锄！”说罢一甩手可走了。小伙计见掌柜说走，又抡起锄，把四角四棵高粱又锄掉了。

唉，高粱长个半截了，杈子也安不上了，反正地块也不算大，掌柜回去也没罚小伙计。等秋里该收秋了，北门外那棵高粱也长熟了，小伙计跟掌柜说：“掌柜哩，高粱熟了，咱们就在地里打场吧！”掌柜到地里一看，那棵高粱长得象一棵大树，觉哩小伙计不是个凡人，就说：“就地打场吧。”

小伙计就在那块儿地打个大场，趁个晴天儿，即早起来吃了点儿饭，拿个打禾杆去了。到了地里，小伙计儿上到高粱棵上，啪——啪——啪象打禾样，不大一会儿，那高粱落了满场，晌午了，掌柜哩还不见小伙计儿回来，就提了点水往场里去了。老远就见红滴滴的高粱铺满一场，再一瞧，小伙计儿还在高粱树上打哩。说：“小伙计儿，

“下来歇喝口水吧！”

小伙计满头大汗下来了，眼睛渴得不行，端着水缸吗，咕咚咕咚喝个理一泛眼，小伙计板着脸了。随即，那天太阳在天上打了个响雷，掌柜瞧那高粱棵上还有点高粱，就拿那伙计用的那木杆去打，但打尽了力气，那高粱一点也不动了。

传说，那个小伙计是天上小白龙变凡人下世，后来有人说，那木杆打高粱哩木杆，盖那时候儿盖梁用了。

讲述者：王保刚，男，九十岁，汉，农民，淇县西岗乡三岔屯人。

搜集整理：海保峰，女，二十六岁，大专，口，淇县电影公司会计。

记录时间：一九八六年四月。

流传地区：淇县西岗乡。



石 猴

从前，有兄弟二人，老大已经成了家，他们只有两亩薄地和三间草房，哥哥住西头，弟弟住东头，三口人全靠种菜卖菜维持生活。

这年秋天，大旱，井里旱得一口水也没有。兄弟二人就拿着铁锹去淘井，傍午儿，老二已经累得精疲力尽，早早回屋睡了，半夜醒来，听见西屋间嫂嫂和哥哥正在小声说话，只听嫂嫂对哥哥说：“趁淘井这个机会把你和老二推到井里，压上石头，压到井上，把他害死，这样和房不就成了清静了。”起初哥哥不同意，可吃不住嫂嫂三功功劝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哥嫂以为老二睡着了，谁知这些话全被东屋间的老二听得清清楚楚。老二装着不知道。第二天，他们两人还照常去淘井，老大叫老二下井挖泥，他在上面拔，老二早有提防，就趁挖泥的时候，在井边挖了一个洞，且挖着，忽听“咚”一声，从上边掉下一个东西，老二从水中摸出一看，是一个小石猴，赶忙揣进自己怀里。傍午的时候，再也不让老二上井，还照着井下乱扔了一阵石头，老二马上钻到井边的洞里，老大以为老二一定被压死在井里，背起家伙就往外走。嫂嫂问老大怎么样，老大说：“已经把他砸死在井里了。”等后晌我就去填土。”再说老二在井下听了一阵，就从洞里钻出，扒着井边上来了，心想不能再回家了。天黑了，他只好到一座破庙里过夜，庙里有一块青石板，老二躺上面就睡着了。夜里被冻醒了，听见从门口走进个很大的老妖精，老二吓的赶紧挤住眼，大

大气也不敢喘。这时候听见老精对老二身上的石板说：“你住这儿哩！正找你哩。我要让你躺在这个青石板上，再盖上红布，把你屁股叫你愈合，打你的头让你清醒”。石板听了哈哈一笑，对老精说：“你不要太猖狂了，我知道你的老底儿，你住在王员外家的水池里，你霸着王员外的小姐，让人家生病，我要找八条大汉、八根大棍，两车石灰，倒在水池里，让八条大汉用棍搅，非把你搅死不可！”老精见事不妙急忙求情：“大砍，不敢，以后咱井水不犯河水，中不中！”然后慌忙离去。老二把这些话牢记在心头。天一亮就起来了，来到街上，见一大堆人在看什么，老二到跟前一看，是一张告示，上面写着：“本村王员外的女儿有病，一医医治不好，谁能治好，赏金银万两，如没成家，可许配为妾。”老二一看，心想，我何不前去试一试。老二来到王员外家，也不问小姐的病怎样，就让王员外找八条大汉，八根大棍，两车石灰。王员外一听了半信半疑，既然人家来给女儿看病，就让他试试。东西备齐了，就按照老二说的，把石灰倒在池里，八条大汉用棍搅。搅着搅着从水底儿漂上来一个很大的老龟。这时，家人来报告王员外，说小姐的病好了。王员外一听，赶紧到前院去，看见小姐满面笑容，脸色红润，非常高兴，忙问老二要什么东西，老二说：“啥也不要。”后来慢慢问清楚了，知道老二还没有成家，员外答应当晚就让他们拜堂成亲。

成亲后，王员外问老二还需要啥东西，老二说：“把后院的三间草屋给我吧，再给我一张桌子，一块红布就行了。”王员外随口答应，连忙让家人把草屋打扫干净，他们俩口当晚就搬到草屋里。来到屋里，老二让他老婆找来一根木棍儿，摆好桌子，放上红布。